

沉默的父亲

□广东广州 笙歌

父亲不是一个天生沉默的人，但到了某一年纪，就开始变得沉默。

前些年，奶奶九十高龄，照顾奶奶是个大问题，叔伯兄弟轮流照顾了一段时间。后来，就固定由父亲来照顾。父亲没说什么，主动把奶奶接回了自己家中。彼时奶奶已经行动不便，吃饭洗澡上厕所都要有人伺候，这些工作基本都是父亲一手包办，用心操持。有一次回到家，看到父亲正弯着身子，抱起奶奶下床上厕所。奶奶是一头银发，父亲也是接近古稀之年，两鬓开始斑白，眼前一个老人在费力地抱起一个更老的老人，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事后，我想过把奶奶送养老院，让父亲不用那么辛苦。不过，这想法在父亲面前我是提都不敢提，我知道，父亲对长辈的这份孝心是刻在骨子里的，无法假手他人。于是，我跟父亲商量，要不请一位护工上门，帮忙照顾奶奶吧。父亲沉默了半晌，说不用，还是自己亲自照顾会比较放心。后来，奶奶就一直住在我家，父亲也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奶奶，从来没有抱怨过

半句。几年以后，近百岁高寿的奶奶安详离去，父亲一下子空了下来，变得越来越沉默。

前些年买房子，首期还差10来万，翻遍通讯录打给熟悉的朋友，屡屡碰壁，一筹莫展，无奈打电话回老家给父亲说起要买房，心里是担心父亲的责备，毕竟事先完全没跟父亲提起买房的事。家里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家，双亲只是靠着菲薄的退休金维持生活的普通家庭。电话接通后，父亲沉默了半晌，一句话都没问，说可以，明天我转给你。

前些年，父亲当上了爷爷，又主动承担起照顾孙子的任务，接送孙子上下课，带孙子去嬉戏玩耍，还给孙子做饭洗衣服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父亲不是一个闭塞的人，他也有自己的理想追求，也有向往自由的一面。年轻时的父亲也曾走遍大江南北，天南海北都曾留下他的足迹，父亲也喜欢舞文弄墨，钻研唐诗宋词，在家乡文学杂志发表过不少文章。父亲热爱自由，但父亲更加热爱家庭。父亲历遍山川湖海，

却始终惦记家庭，以一双坚强的臂弯，默默承担起家庭的重担。

父亲越来越老，愈发沉默，幸好还有拉高胡这一爱好，偶尔与曲艺团的朋友合奏一曲就是他最大的快乐！父亲的朋友年纪也不小，但大多都学会了用微信沟通。我曾劝父亲换一部智能手机，装上微信，方便跟亲戚朋友的来往，但父亲坚决不肯换，并对微信这种沟通方式表示抗拒，父亲一直使用只能打电话的老人机，经常有一堆未接来电，或是没听到，或是没想到去接。

说起父亲，我已经很久没和他说话了。夜深人静，我又拿起手机，拨通他的电话号码，另一端传来嘟嘟嘟的声音，一直没有人接。爸爸又在和朋友弹琴，忘记接电话了吧，再等一会看看。我等了又等，舍不得摁断，一直等到泪水潺潺而流，我知道，爸爸听不到电话铃声，他不会再接我的电话了。

四年了，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了，突然心中一痛，咣当一声，手机跌落在地，“嘟嘟嘟”的空响声犹如午夜呜咽，在黑暗中盘旋不止。

与王必生一起喝酒

□南京 王峰

一年一度的“非遗日”即将到来，不由会想起我与金箔锻制匠人王必生一起喝酒的经历。在那之前，我和王必生已经打了好几通交道，再次相约坐下，只是一起喝杯小酒而已。

在王必生位于龙潭的家里，我们依序坐着，就像在普通酒桌上的一次偶遇。他端着酒杯，浅吟一口，那双抡锤子的手，看不出有什么稀奇之处——学徒时，他的手一度练得全是血泡——打箔的锤子重达7斤半重，两个师傅轮流要锤打3万次，才能将40克的金子打出1920张金箔，每张只有0.1微米……

那个年代过来的人，对于如此辉煌的劳作，必然将其视为炫耀资本，可王必生没有，他话很少。我们在饭桌上吃着，他老婆在旁边忙上忙下，不断招呼着喝酒吃菜，像是在为王必生打金箔打号子。这种热络更衬出王必生的寡言。出身苦寒的人，大概早已习惯将一切都往肚子里吞。

栖霞龙潭是南京金箔的发源

地，历来从事打箔业的是刘、葛、印三大姓，王是外姓。5岁那年，王必生的母亲改嫁到这里，母亲去世后，他一直与继父生活在一起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过去的创伤就是今天的封印，可是，别人如果不说，去揭开它的人总是有些残忍。

我夸他身体好，他一下子骄傲起来：“我现在把一包水泥抱上楼都不成问题。”手艺人练基本功讲究冬练三九、夏练三伏，那时候，王必生每天早上4点起床，憋着尿，光着上身，手拿一把筷子，从上到下打划。这就是他们俗称的“滑膀子”，直到把一身汗排出来，也就没了便意，再看腰上捆着的毛巾，已经全湿了。

金箔厂的锤打声一度沉寂起来，在隆隆作响的机器声中，人工打箔渐渐成为过去。“仅你消逝的一面，足以让我荣耀一生。”人们总是在当一种事物即将消失之际，才猛然发现自己正在错过一件宝贵的东西。2006年，南京金箔锻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2009年，王必生被评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金箔用途越来越广泛，除了用于装点宫殿、庙宇的传统贴金工艺，在化妆、建筑、工艺、装饰等众多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和利用。消费的多元化，纯手工金箔越来越有市场。

王必生却一直生活在原处。环视四周，简陋的家具，锅里冒着的热气，都在传递着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特殊信息。他们家离厂里只有十来分钟的路程，在这条路上，王必生摸索出了打箔时锤击的落点、锤路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，因为温度、湿度，都会对工艺有所影响，在没有机器可依赖的年代，只能靠经验去感受去总结。

创造者和劳作者，他们将自己的生活凝结为一首朴素的诗，吟唱声远在千里之外。歌尽之处，饭桌上的王必生依然保着年轻时打箔的一些习惯，饮食口味偏咸偏重，他说：“不吃盐，哪有力气干活呢？”

嫁妆

□福建龙海 胡美云

母亲从常州打来电话，与往日的慢悠悠闲聊有些不同，三言两语地切入正题。

“我前两天打电话回老家，听讲山脚边大娘家的孙女儿出嫁了，家里陪嫁送了一辆小轿车呢！”顿了顿，母亲感叹：“这在我们陆院队可还是头一个啊！”

母亲的心思，我自然是知道的。我安慰着她：“现在日子好了，一家又都只有一个两个孩子的，不分男女，嫁和娶都是一样的了。”

母亲一定是想到了从前那些艰难的日子吧，我也跟着陷入了回忆。二十多年前的陆院队和当时中国的许多农村一样重男轻女，年轻的夫妻们拼尽全力也要生个男孩。我是家中长女，打了几年工，在家里如愿盖上楼房后，我也到了婚嫁

的年龄。

我出嫁时，因为一是远嫁，车途遥远，二也知道家中难处，便坚持着不让母亲多备嫁妆。只让她按家里风俗做了几床厚厚的棉被，套上喜庆的被单，带到了福建。母亲也尽量着给我们省钱，除了家里婚庆宴请的钱，拿出的彩礼钱她没要一分。推辞之间心思沉沉，欲语泪先流，母亲是个情感细腻丰富的人。

后来，直到小妹出嫁时，家中日子才真正算好了很多，小妹嫁在县城。母亲当时拿了钱给我，让我加上自己和二妹的红包一起到县城的家电城，为小妹的新家添齐了一应家电。小妹出嫁当天，车上也载满了按家里风俗一应备齐的嫁妆——虽然不是很值钱，但那些都是母亲按照风俗按照自己的愿

想一点一点地备齐的。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，母亲在她收的高高的雪白的棉花山里，一把一把地挑拣着她认为最好的棉花时，一定是眉舒目展心喜地乐着：这是给我三丫头做结婚的棉被的，是嫁妆呢。

小妹出嫁时，母亲依然未收男方一分彩礼钱。这在当时的农村是非常难得的，以致经常有人开母亲的玩笑——她呀，现在是有钱人，嫁了三个女儿呢。母亲却只是笑笑。

这时候，电话那头传来小侄儿稚嫩的喊奶奶声，母亲开心地应着。我笑着让她陪孩子玩一玩，走一走，便挂了电话。

其实，关于嫁妆，母亲不知道，她给我们的嫁妆远比她知道的要富足很多呢。

关于体谅，关于呵护，关于爱。

那一年我两进考场

□南京 于水

1970年年底，我高中没毕业就从农村参军到上海，在部队主要从事文艺工作。

1977年10月下旬，我从报纸上看到恢复高考的消息，真是倍感兴奋。去部队政治机关询问，答复是没接到通知，估计今年不会招生。这使我黯然。那些天去邮局，总能看到许多上海市民给在外地上山下乡的子弟邮寄高考复习资料。地方高考的那天，我心里很酸。

终于也有了机会。1978年3月全国高校研究生招生开始报名，这是中断11年后全国高校首次招收研究生。我当即去上海黄浦区招办报了名，报考的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史专业，导师是陈瘦竹。

与普通高考不同的是，研究生考试要考外语。我当然也知道，我的外语不行，还不是一般的不好，肯定考零分。其他考试科目：政治、中国现代文学史、党史、文艺理论，我自知对我来说难度也很大。但我想去碰一碰，我尤其寄希望于学校能因为我的作品而破格录取。

1978年4月我离开部队复员回原籍扬州地区江都县。扬州地区的研究生考点在扬州市。经与上海和南大协商，将我的考试关系由上海黄浦区转到了扬州市。考期临近，我暂住在扬州一亲戚家抓紧时间复习。

记得考试日期是5月15日—17日，考点在扬州市教师进修学校内。考生不多，一共只几十人，我是所有考生中最年轻的，而且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，我注意到

叶子有声音

□湖南衡阳 剑君

我散步的时候，手上不能闲着空着。我会随手摘片叶子在手里转来转去。久而久之，我就对叶子充满了好奇。

有位学者朋友曾跟我说，这世上没有两片叶子是相同的。的确，就是同一棵树、同一枝丫上的叶子，也各不相同。你只要用心去多看几个眼，就会发现不是在脉络、色泽上有细微的不同，就是在气味上不同。

这段时间衡阳没少下雨。在网上打发时间，偶尔瞅见“叶哨”“柳笛”几个字眼。当时便在心里琢磨，之后便知道它们所指的是，叶子能发出有别于乐器的声音，尤其是在一些人嘴里，可以当哨子或笛子来吹，让它们有自己独特的“音乐”。

一天，忽然间，我有了想尝试吹叶哨的想法，于是信手在一棵树

的枝丫上，掐了一片干净的叶子放在唇边，再嘬一口气，使劲地吹，断断续续发出了类似“嘟嘟”“呜呜”的响声。打这以后，我只要出去散步，就习以为常的摘片树叶放在嘴里，边走边吹。至今，这个“言行举止”，已成了我散步途中，一份随手可得乐趣。

我认识的人中，有个姓王的，他吹叶子吹出了名堂，因而被他人称为“民间高手”。他曾自我介绍说，他这些年没少吹过桂花树、竹子、柳树、茶树等树叶，我很羡慕。有天，我特意要求他即兴吹给我听，却意外发现，不同的树叶发出的声音也不同，就算是同一棵树上的叶子，发出的声音也不一样。

一晃好几年过去了，我在散步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摘片树叶放在嘴里轻吹而行。风有声音，叶子也有声音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9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